

云江潮



驿路择枝

俞海

寻根东堡村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落叶归根，饮水思源，那是人之常情。

前不久，我去过一次绍兴，既没有徜徉于兰亭古道凭吊先贤们的墨迹遗踪，也未寻芳沈园缅怀大诗人的缱绻恋情，而是怀揣一颗虔诚的心去陌生的地方作一次寻根之旅。

那天中午，素昧平生的俞昌泰先生如约而至，随他前来的儿子还开来一辆小车。

车子沿解放北路驶上二环，再折向东，费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找到那个坐落于小山环抱之中的东堡村。

东堡村现名叫东洋湾村，属绍兴皋埠镇，位于绍兴市东南方向约十余里处，大概在东湖、大禹陵和富盛镇的三角形之间，北倚凤凰山，南近宋六陵，除了一条小河南北贯通全村外，只有一条可容小车通行的机耕路与外界相接。

昌泰先生告诉我，东堡俞氏是绍兴俞姓的一大支派，起源于南宋末年一个名叫俞如坤的人。此人曾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端宗的殿前都指挥使，家住绍兴(古称越城)蕺山南麓。宋亡后，不愿为元朝效力，便举家迁徙到这里隐居起来。

我们在小河边看见一幢房子的门口挂着东洋湾村老人协会的牌子，便停了车进去。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名叫俞坤松的老协负责人，今年70岁，属马。据他介绍，全村400多人，绝大部分都姓俞，不过，迁居外地的也很多。他家世居东堡，东堡俞姓原

来是有家谱的，厚厚的一叠，保管家谱的人叫俞阿牛，比他大5岁，“文革”中怕受连累把家谱烧掉了，现在想来很可惜。他还告诉我们，这里有俞氏的祠堂，过去还有祠堂田，每年春秋两个时节祭祖，很热闹的，绍兴城里香粉弄的俞姓人到时也会来的。

听说俞姓祠堂仍在，这使我在失望之中精神为之一振，于是，便跟着他来到小河东面。祠堂的正面是一大片农田，离大门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对石旗杆夹，似乎证明这祠堂主人过去的显赫地位。现在，祠堂的正门已经堵死，但后墙上挂的一块“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仍显示出它顽强的历史生命力。

我们从侧面的一扇小门进去，发现祠堂的规模不小，五间开面，二进，中间是天井，木梁石柱，颇有气魄，可惜柱上的字被石灰抹平，无法辨识，这大概是愚蠢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们的杰作。祠堂里面有农民正在用机器粉碎饲料，天井中居然还圈养着十来只鸡鸭。这让我十分感叹，自宋末至今，这座古祠堂少说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吧，这是一部不会说话的书，一部活的历史，它记载着俞姓家族数百年的兴衰荣败，就这样荒芜了，冷落了，实在有愧于先人，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对坤松老人说，这祠堂可是你们东堡俞家最大的精神财富，如果放在瑞安，怕早就修葺一新，利用起来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它。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却不知道听懂了没有。

这时，又遇见几位俞姓老人，

其中有一位名叫俞寿琛，今年80岁了，交谈中他自豪地说起自家祖先是做武官的。他还说，村中有个老台门，是他们的老祖基(老祖宗的房子)。

我们去看了，老祖基的堂屋的确十分高大，虽然梁柱都已腐朽，但雕花的斗拱仍明显可见。更令人惊讶的是整座房屋的基础，由许多3米来长，1米来宽的厚石板砌成，我活了70多岁，还没有见过用这么大的石头造房子的，不过，有的石板已风化得厉害，看来比俞家祠堂的历史还要悠久。

俞寿琛老人还讲了一个他们世代相传的故事。据说老台门里的小楼上曾经住着一位叫养悟公的俞家先人，宋亡后，他为了表示不屈服于元朝的统治，坚持不下楼一步，一直到去世为止。这种封建愚忠虽然很可笑，但由此可见这个家族是很讲究气节的。

老人们的这些记忆与史籍上的记载大致吻合。

小河的水很清，有女人在水埠头洗衣，夕阳下肩挑担子的农夫从田边的路上走来，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

总之，东堡村给我的印象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很古老，很朴素，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让我觉得很亲近。

过后我三思而明，其实，寻根之旅找不到具体的证据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祖先应有的尊重，对历史应有的尊重，是我们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是我们的“根”意识，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不竭源泉。

俞海

人间万象

金洁

幸福老人

在我们去云南旅游时，曾结识了一对来自江西的老年夫妇，他们的开朗和幸福深深感染了我，给我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抵达云南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大理吃中饭，桌子不大，只能容纳8个人，我们一行6人，加上他们夫妇俩，凑齐一桌就开吃了。只见大伯刚一坐定，就盛了满满一碗米饭，舀了一碗番茄蛋汤，端到大妈面前，然后再负责自己那一份，期间他还不断给大妈夹菜。这一切，大伯做得很自然很用心，大妈则是一副心安理得模样，看得出来平时她是怎样受大伯呵护的。我当即对他们产生兴趣，为时一周的旅游途中跟他们走得最近，也跟他们聊了很多。

大妈人高马大，长得很壮实，皮肤黑里透红，一看就是个庄稼人，可在整个旅游途中，大妈基本上是个甩手掌柜，优哉游哉，事无巨细全由大伯一人搞定。我对大妈说：“大伯对你真好，邻里街坊很多人羡慕你吧？”大妈爽朗一笑，诚恳地说：“是的，他脾气特好。”“那你们吵过架吗？”话刚出口，我就觉得冒昧，可他们似乎毫不介意，异口同声说：“吵过一次。”“这么多年就吵过一次吗？”我忍不住紧追不舍。记忆的闸门被我推开，大妈娓娓动听地向我描述他们近40年的婚姻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吵架。

那是婚后不久，有一天，他们因为芝麻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年少气盛的他一个巴掌甩过去，顿时把她的眼圈打得乌七八黑，不

一会儿就肿得像个核桃。他知道自己闯祸了，吓得浑身发抖，赶紧道歉，并要带她上医院。她死活不肯，赌气说死掉算了，最后还是婆婆出面解决，他也一再表示决不重犯，这才息事宁人。

从那以后，他们真再也没有吵过架。“这么多年在一起，难道都没有遇到不顺心的事吗？”感慨之余，我又一次抛出心中的疑问。大伯接过话茬说：“有，结婚后我一直在离家很远的木材厂上班，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她一个人在家种田，操持家务，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艰辛，不顺心的事多着呢。”“那你们怎么就没有因此而吵架呢？是不是因为聚少离多，距离产生美？”我笑着问。大伯说：“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这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我们都明白吵架不能解决问题，遇事多站在对方立场上好好想一想也就没事了，人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何必跟自己跟家人过不去呢？”说完，他们俩相视一笑，笑靥如花。

看着眼前这幸福的画面，我开心地问：“大妈现在还种田吗？”“不种了，儿子儿媳在外做生意，我们在家带孙子，虽然没啥时间，不过也还是会抽空出来旅游，这几年我们去过好多地方，趁现在身子骨硬朗，多出来走走开开眼界。”大妈抑制不住兴奋地说。

在世界峡谷之最——虎跳峡，我主动为这对幸福老人拍照，并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云江诗苑

千言

小小游泳运动员

钱玉琴

冬天到，寒风起，街上的人耸着肩膀，脖子被严严包围起来，手伸到水里都有点僵冷，更何况说去游泳。

不过，女儿去的游泳池倒是有暖气，上面有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戴眼镜的我一进去，镜面上就会形成一层雾，顿时云里雾里了。但更衣室里是没有暖气的，剥掉三四层衣服，感觉很冷！但女儿已习惯了，一哆嗦就披着一层毯子或浴巾就往游泳池冲去了。

这个时候游泳的孩子基本上是游泳队的队员，他们都是有幸被选中的。我女儿也一样，当时就读幼儿园大班时，因为个子高挑被选中了。经过第一期、第二期的筛选，女儿被留下来，而且学习游泳第二期之后就不用交学费了。

刚开始时，女儿由于水中不适，鼻子耳朵眼睛五官几乎先后都闹不适，那一段时间连着跑医院。最严重的一次耳炎，挂了3天的

盐水，吃了几天的药才消退。甚至暑假还发了一个星期的高烧，还好都坚持下来。

一个星期游5天，每天2小时，风雨无阻，而且节假日不休，孩子每次要打卡考勤。而且每次来回路途需花费一个多小时，几乎没怎么休息的小孩子，体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刚开始学拼音很吃力，但一个星期5次的游泳还是没耽搁。而且周三晚上和周六下午女儿还学英语，让她放弃游泳，她都不同意。有次，女儿拼音不想读，我就以不读英语就不能去游泳为要胁，结果女儿怕不能游泳，哭着读完了拼音。女儿每天放学回到家赶紧写作业，写完后马上去游泳。有一次，女儿游完后一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孩子的坚持，让家长不敢松懈。一个星期5天，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家长要腾出时间接送，几乎

冬天的潮湿(外一首)

太阳月亮般惨白
灰雾垄断视线
拧出的水打湿思绪
整个冬夜
带不走残留的积水
雾茫茫中
石头在出汗
一切都凝滞着
千辛万苦寻觅的答案
模糊不清
遥遥无期
心上的石头直往下坠
燥热不识季节
春天开始摇晃
一切都僵硬着
陌生的脸孔
木木的眼神
凌乱的风景
暖和冬天中的冰冷
刹那间浇灭
今生的阳光
塌陷
挣扎
这空洞无人填补
拯救
屈服是懦弱的逃避
浓雾不散
总有北风在前头

冬雨

用手机
用相机
曾经四处寻觅
未见你靓丽的身影
冲刷不走的是污泥浊水
缭乱的背景
迷离视野
撑着伞
依一泓湖泊
听袅袅娜娜的声音
看翩翩起舞的涟漪
脚下长出嫩芽
雾气缥缈
层林尽染
晶莹饱满的水滴
粗黑电线上摇摇欲坠
不锈钢栏杆上斑斑驳驳
光秃秃操场上积水
寒风中波澜不惊
花花绿绿雨衣
鲜艳又落寞
或关在窗内
或走不出长廊
只眺望着遥远的模糊
缠绵的温柔下
隔膜越来越深
春的气息款款里
冬雨里